

【世相】

韩仓集

□王爱竹

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,有过多搬家,都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。但最近这次不是。由于老伴年事已高,多病缠身,为方便就近照顾,我们搬到了孩子工作单位的附近。

新家坐落于济南东郊历城区飞跃大道北侧,离地铁2号线鲍山站仅百步之遥,交通十分便利。飞跃大道与胶济铁路平行,胶济铁路南北两侧,就是济南钢铁厂厂区。当年我这个中学生,曾以“勤工俭学”的名义,参加过“济钢”建厂的劳动,为此深以为豪。六十多年过去了,这座钢花四溅、彻夜通明的钢城,如今变成了林深叶茂、鸟鸣啾啾的森林公园;那些曾经挥汗如雨的繁忙、日日夜夜车水马龙的喧嚣,变成了如今人们散步、聊天,群童嬉戏欢闹的安闲与祥和……真是恍如隔世,弹指一挥间。

在照料老伴的空闲时,去周边逛逛,是不错的选择。这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,熟悉是因这里离我老家不远,早年这一带都来过;陌生是因变化太大,原来一望无际的庄稼地,如今是一片片高楼林立。济钢东侧又脏又臭的韩仓大沟,现在成了碧波荡漾的景观河;韩仓东西大街的大集市,如今搬迁到了飞跃大道南侧,距离我的新居也就百十来米。

如今的韩仓大集,每到排五逢十便摩肩接踵,挤个水泄不通,红红绿绿的遮阳伞,宽敞拥挤的帆布棚,一片接一片。这里真是“油盐酱醋茶,鞋帽衣裤袜,锅碗瓢盆勺,糕点布娃娃……”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你买不到的。特别是鲜果蔬菜,一车车、一堆堆,既新鲜又便宜。

我和老伴都喜欢吃地瓜,所以每次去逛韩仓集,我都要到菜摊上寻觅地瓜。这里的地瓜有黄皮红瓤的,有红皮黄瓤的,还有紫薯。无论哪种,都比超市里的便宜。请注意,我说的是来这里“逛集”,逛集和赶集可不一样,“逛”是闲逛,没有功利性的既定计划,目的是来找愉悦。看着忙忙碌碌的摊主大呼小叫地招揽生意,听着讨价还价的嘈杂而又亲切的乡音,不禁引出了我上世纪60年代初那些赶集的记忆。

那确实确实是“赶集”,要赶紧、赶忙去完成计划中的交易,那是维系生计的劳累和奔波,也是诱人的希望。自从1958年以后,老家一片片种植五谷杂粮的庄稼地,逐渐变成了一垄垄、一沟沟的地瓜乡。栽地瓜,要先培育地瓜苗,而育苗是一种技术活,我们村不知哪位高人最先从邻村引进了这项技术。一开春,几乎家家户户都垒起“地瓜池子”,用来“养地瓜秧子”。当地瓜苗长到一匝多高时,便挑去集上卖,因为那时无论自留地还是生产队都要栽种地瓜,所以这地瓜苗不愁销路。养地瓜苗需要日夜守护着“地瓜池子”,不断调节池子下边火炉的火势,以控制温度,所以这活不但需要技术还十分辛苦。但卖地瓜苗比卖地瓜蛋可合算多了。

当地地瓜苗开始上市,我就请假或利用星期天,回家赶集卖地瓜苗,因为这是一年中庄稼人赚钱的最佳机会,与指望养鸡下蛋挣个零花销简直无可比性。

凌晨三四点起床,在影影绰绰的煤油灯下,把水盆里泡着根的地瓜苗一百一百地数出来,捆成一把把,码进荆条筐里,蒙上块破布扎紧捆牢。天不亮就已经挑到十里以外的集市上,占好了摊位静等顾客。为了卖个好价钱,我和几位街坊结伙,曾经跑二三十里路来这韩仓集上卖“地瓜秧子”。有时遇到价钱不称意,一等再等,直到集上没了人,只好老远再挑回去;有时希望价格再涨涨,撑着不卖,但行情一路下滑,眼看又要挑回去,只好低价甩卖。其实价格浮动并不大,上下也就差几分钱,但对那时的庄稼人来说,这几分钱也是很重要的。而且那时什么东西都紧缺,一个玻璃罐头瓶子,现在连收废品的也不要,那时自由市场上却卖到五毛钱一个,那可是盛萝卜咸菜的好家什儿……

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终于,那种艰难岁月一去不复返了。

【浮生】

凯风自南

□耿艳菊

小区前边有幼儿园,早上路过,常听到小朋友们读诗。稚嫩的童音,抑扬顿挫的音调,清澈动人。近来,听到的是孟郊的《游子吟》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

这天早晨,路过幼儿园,在清澈的童声中,和我并排走在人行道上,一个行色匆匆送外卖的中年女子突然蹲下来,掩面而泣。一时间,我也怔在那里,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好好的,哭什么呢?是哪里不舒服吗?正要上前询问,中年女子的手机响了。她迅速站了起来,抬起手抹掉眼泪,先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,又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,这才按下视频接听键。

只见屏幕上出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,殷殷切切地叮嘱中年女子:“下雨了,你不能着凉,着凉就要咳嗽了,今天就在家歇着吧。”中年女子笑呵呵地答应着。屏幕上又出现一个女子,对中年女子说:“姐,没事儿,放心吧,就是老家这边下雨了,姑姑认为你那边也下雨了,一大早就来我家,要跟你视频。我看了天气预报,你那边是大晴天,姑姑就是不相信。”

见中年女子没事,我正要向向前走,她已挂了视频,向我道了声“谢谢”。我不由得问起刚才的情形。她显得有些羞涩,眼眶里又涌起了泪水。

原来是听到幼儿园小朋友诵读的“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”,让她想起了白发苍苍的八十岁的老母亲。母亲只有她一个孩子,她本来一直在老家,和母亲生活在一起,但生活上的一些变故,使她不得不把母亲托付给老家的表妹照顾,自己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,为生存和肩上的责任奔波。

老母亲渐渐出现了一些老年痴呆的症状,意识里只觉得她的女儿体质弱,不能经风受雨。前段时间,她回老家看母亲,临走时,母亲蹒跚着脚步,一直把她送到镇子外。她临上车前,母亲又把穿在身上的坎肩脱了,硬要她穿上。车风驰电掣地向前,她不经意地回头,发现母亲还坐在镇子边的青石上,张望着她乘坐的车辆。

她听表妹说,老母亲常常来镇子边的青石上坐着等她回家,虽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归,却还是兴冲冲地等待着。她感觉,仿佛一转眼,时光就倒过来了。她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,从小她就和母亲相依为命。舅舅,姥姥都劝她母亲再嫁,但为了她,母亲没有。小时候,她母亲在县城上班,每到星期天才回来一趟。她住在姥姥家,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,她早早就会跑到镇子边的青石上坐着,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向县城的路。直到夕阳落下,天色昏暗,母亲瘦弱的身影遥遥地出现在大道上,瞬间天色仿佛又亮了起来。她的世界就这样一直明亮着,到处是母亲的气息。

可如今,母亲老了,她却深陷在生活的泥潭中,不仅未能给老母亲撑起一方明亮的天空,还让老母亲时时担忧她。

她再次向我道谢,并略带歉意地说,唠叨了那么多,耽误了我的时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,她一定是陷在深深的自责和痛苦里,在孤独的处境里难以排解,才会向素不相识的我诉苦吧。

中年的她一定也是一位母亲,她也许正在为家庭的幸福努力拼搏。我对她说,这世上,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,只要孩子好,母亲便会觉得好,便会觉得自己头顶的天空亮堂。

望着她戴上头盔,骑上电动车远去的背影,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句子: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。凯风自南,吹彼棘薪。母氏圣善,我无令人。”

【记忆】

走过夜的黑

□龙立榜

因为上学迟,考进中学那年我已经13岁了。

在中学,我几乎没有完整地过一个星期的课。那时候星期六还有半天课,但我总是星期五就回家了,一是想我的母亲,二是早点回家能多一些时间帮母亲做农活。父亲去世早,家里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。我上中学后只能每星期回家一次,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母亲扛着。

学校距我家21里地,要渡过一条河,翻过两重山。放学时间是下午4点半,过河时要是渡船没耽搁,一路小跑倒可以赶得上在太阳落山前回家;要是夜长昼短的冬天,或是遇到渡船耽搁了,回到家就伸手不见五指了。

有一次,我被渡船耽搁了一个时辰,翻过第一个山梁时,天就黑了。翻过最后一个山坳时,朦胧的月光下,我看见不远处的一棵木姜树上有个人影在晃动,还隐约听到枝叶哗哗拨动的声音。我正准备问是谁时,那人就叫了一声“宝”,是母亲!母亲在摘木姜籽。每年都这样,这个季节母亲总要上坡去采木姜籽,每个星期母亲都要想方设法供给我生活费。那天,母亲知道我要回家,就到我必经的山坳上采摘木姜籽,我迟迟不来,她就一直在那里等我。那晚,我和母亲把连枝带籽的木姜挑回家后,喂了猪,吃了饭,再摘会儿木姜籽,已经是月上中天的半夜。

初二那年暑假,为了筹措学费,我跟着辍学在家的堂兄一起去山上采五倍子。那时候,我们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赶时令上山采药材,近一些的五倍子早就被人采摘没了,我们只好去远一点的大梁山那边找。太阳像个大火球挂在天上,我和堂兄戴着草编的帽子翻了一坡又一坡,天擦黑了才在龙洞溪的峡谷里采到四五斤五倍子。龙洞溪谷深水恶,毒蛇猖獗,平时很少有人涉足。我和堂兄正准备回家时,堂兄突然一个猛刹停住脚步,我朝前方看过去,一条粗大的深褐色的蛇拦在前面,头部高高翘起,发出噗噗的声音。

“洛铁头!”堂兄压低声音说。我一个哆嗦,头发都竖起来了,“洛铁头”可是最毒的蛇。

我捡起一块石头准备撵它走,堂兄连忙制止:“能卖钱呢,活的更值钱。”

堂兄脱下衣服,张开着一步一步靠近毒蛇,就在毒蛇把头后仰准备出击时,堂兄猛地飞身扑过去,把

毒蛇严严实实地罩在衣服里。然而,堂兄伸手去抓蛇时,还是不小心被它的牙划了一下。

堂兄的手肿得像气球,足足待在家里两个月动弹不得。那条毒蛇我们卖了个好价钱,堂兄一分不要,全部给我交了学费。

因为旷课太多,我中考时不但没考上报考的幼师,连普通高中的分数都还差一大截。知道成绩的那天,几个姑妈来看母亲,她们都不知道我中考一塌糊涂。晚上,母亲、姑妈和隔壁的婶娘五六个妇人坐在房里唱酒歌,歌词大多是关于我的,什么先苦后甜、金榜题名等等,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得心如刀绞,滚落的泪水滴在面前父亲的照片上。

那年夏天我像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。母亲虽劝我落榜没什么要紧,大不了再复读,但我发现她总是回避人多的地方,怕别人问起我的中考情况。

赶场回来的兴叔给我送来职业中学录取通知书,我随手将它丢在桌子上,不去看一眼。职业中学是中考录取最低级的学校。

我死活不肯复读,脆弱的家庭再也扛不起如此重负。我每天扛着锄头上坡去挖土,挥汗如雨地把一大块地翻得像个牛场。

屋里很热,母亲洗了碗筷就到大门口来乘凉。我靠在竹椅上仰望满天星斗,默默吞咽着一个农村少年被中考折磨的泪水。青蛙和蛐蛐在耳边无休无止地鼓噪。

“还是去补习吧,把母鸡卖了,再去跟你舅舅借一些钱。”母亲说。

我不说话,我的心在黑暗里颤抖。

“你人老实,没有文化今后要吃亏的。”母亲的声音闷闷的。

“我去读职中。”我突然这样决定,是因为职业中学报名费少得多,学些技术回农村也适用。

母亲不懂职中是什么,只要我还在学校读书,她就高兴。

在职业中学,我学的主要是果树病虫害防治和食用菌栽培。在我三年学业结束,正打算回家把自家自留山开垦种上葡萄和平菇时,因村小学缺老师,村长叫我去任代课教师,于是我开启了教书育人的10年生涯。之后的十多年,我历经代课教师被清退、任村干、办石材加工厂、外出打工、任特岗教师等多个“工种”,现在尘埃落定,在一个档案部门扎下根,等着慢慢变老。

世事沧桑,如今我的母亲已是鲐背之年,我也步入知天命之年。时代变迁,日子富足安稳,但回首过往,少年的眼泪还在心中流淌。